

# 扫荡村落

## ——上级军官的罪行

野间荣作

（少佐）

1941年10月，驻扎在河北省涿县县城的独立步兵第79大队，为参加“晋察冀（万里长城南侧一带）边区作战”，在房山县西部张坊镇集结了部队主力约350人，以压倒拒马河峪（河川两侧形成的山谷）和百花山周围的八路军为目标，准备了这次行动。当时我担任大尉副官，在新任大队长小野真吾大佐和中尉中队长之间，主要是处理记功和人事业务（副官虽然没有指挥和命令权，但因大队长是新任命的，能够代替发布命令），可以随意支配各个中队，因而为了自己立功受赏就不顾一切地干着。

那天夜里两点，我揉着睡眠不足的眼睛，从张坊镇出发，计划在当天拂晓进攻六渡村。大约在漆黑的峪中道路上前进了一个小时，到达干河村的东方高地时，突然，很大的火球照耀着眼睛，爆炸的声音像要把河滩翻过来似的，使得约四公里的长蛇队伍紧紧贴在河滩边上。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尖兵队被击中了，慌忙从马上跳了下来，在山石背后隐藏住身体，考虑着退却还是怎样，焦急地等待着尖兵中队的报

告。不久，报告来了：“在尖兵前方爆炸了敌人两枚手榴弹，估计是信号。”我匍匐在地，像冷水浇头，心想，在这个漆黑的峪中如果受到伏击，那可不得了。现在听说是信号用的手榴弹，就觉得这可好了，放下心来，向小野大佐作了报告。

“喂，副官，地形险恶，而且敌情不明，前进没问题吗？”小野用发抖的声音对我说道。

“因为黑暗，即使这样的地形也还是能够前进的。天亮时候，一个分队的敌人就可以控制这里。”我想，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死心塌地硬充好汉说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野像是感到自己的大佐肩章似的，隐藏着不安而无可奈何的心情笑着说：“是的。但是，敌情完全不清楚呀！”

10月早晨的5点，是拂晓的时候了。从东北方包围拒马河畔六渡村的部队，像攫取猎物的狼一样，逐渐缩小了包围圈。5时30分，随着山炮的轰击，四挺机关枪开始向村子盲目射击。但是，村里没有任何反应。因为考虑危险，首先让40名县警备队（由中国投降士兵组成）侵入村子，然后再让日本兵进去。县警备队看到村里没有敌人，就前进到村中央，想推开人家的屋门进去，刚一踏上门前的石阶，就遇到突然炸裂的地雷，一个人立刻不动弹了。

“地雷，注意啦！”正在喊叫的时候，在别的部队方面也出现了两起爆炸声。我慌忙向山村中队传令“等待前进”。此时，遭到西方和南方山顶方面的剧烈射击，越来越混乱了。山村中队的一个小队<sup>①</sup>在村里遇到地雷，又遭射击，不能活动。我慌忙向小野建议，用山炮和机关枪射击山顶的敌人，看看情况，用山田中队的一个小队占领西方的山头。这

样，好容易才防止了敌人的射击。

我乘马进入村内一看，被地雷烧毁脸面的县警备队员倒在了马路当中，大声哭喊着：“烫呀，眼睛看不见了！”而且，在别的地方还有从膝盖以下被炸得粉碎而倒下的人。我看了大致的情况，就回到小野那里说道：“村里空室清野<sup>①</sup>，有的只是地雷，威力倒不太大，出现了四五个负伤者。我想停止对村子的抢夺，把全村烧光是上策。”

“可是，今天晚上的宿营地设在哪儿呢？”小野稍微扭转脖子问道。

“睡觉，我想就在北方的村子，那地方容易防守。埋地雷的六渡村让它全部消灭吧。”我强硬地主张。

“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好，那就烧掉。”小野勉强下了决心。

我很快叫来山村中队长，命令他把村子烧掉，约用了一小时半的时间，便堆成五个用于放火的谷壳和高粱秆的小山。在村子西半部的各家门口、木屋门口，选择容易点火的地方，捆扎高粱秆当作“松明”，一一点上了火。两家，三家，黑烟不久变成通红的火焰，扩展到10家、20家。像在佛教地狱图里看到的红毛鬼那样——通红的脸上发烧的日本兵，挥舞着“松明”到处奔跑着。在上风头放火的村子，受卷起的旋风煽动，不一会儿就被黑烟笼罩，黑烟变成火焰，化为灰烬。我通知山田中队的警卫部队：“看到村子被烧，他们会来射击，要加强警戒。”我又笑着对小野说道：“烧得好呀，这一来，地雷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

---

<sup>①</sup> 空室清野就是使家内空空如也，田野也清扫干净，不留一物给日本侵略军，这是村民的抗日战法之一。——原注

“一边观赏着祭火节<sup>①</sup>一边吃饭，饭后做好以后的准备工作吧。”他也笑着回答道。我命令山村中队集合，叫山田中队、山炮队、机关枪队在当地一边警戒，一边吃饭。

六渡村被完全烧光的时候，部队留下一部分警戒兵力，入侵六渡村北方约三公里的村落。这次因为十分小心，被“装置的手榴弹”炸伤的只有两人。门和柜，桌子和椅子，直到顶棚背后和火炕，都被拆毁，进行了破坏村子的活动。我进入村子，巡视一下，因“空室清野”，没有一个烧饭锅。我考虑到还要住下来，没有烧饭用具不方便，就令山村中队全队去找。不久，发现了五六个锅，在分配宿舍时就分了。因为做好了赖着不走的准备，所以就计划抢夺六渡村附近的粮草，给留守的牧田中队长打电报：“需派搬运工300名于后日7时前到达六渡村。”

第二天，令两个步兵中队开始抢夺以六渡村为中心的那一地区的粮草。各队分成几组，到处搜索大田里割剩下的谷子和切掉下来的高粱穗，以及储存粮草的地窖和山里的洞穴。“一件东西也不要留下，要彻底搜集。”从作战前就听惯了这句话的各个中队，经过竞相搜罗，已经集中了大约20吨的粮草。

第三天使用从张坊镇来的300名民工，叫他们把前天搜集起来的粮草装袋子。“喂，你们快快的干！”拿鞭子的下士官到处高喊着。被驱赶来搬运的农民露出不愿意的样子，一点点往袋里装谷穗。在旁边看着的士兵，走近一个农民面前，突然朝他打了一拳，大喊道：“喂，这个混蛋，不快装

---

<sup>①</sup> 祭火节是日本为防火而过的节日。——译者

天要黑了！这样干！”一边喊着，一边让农民撑开袋口，两手抱着谷穗塞进去，然后从上面用靴子使劲踩紧。

“怎么样？明白吗？两个人干。”那士兵把在旁边看着的农民的袖子粗野地拉了过来，推到挤满袋子的地方，大喊道：“两个人快快地干！”农民厌恶地瞪着充满怒火的眼睛，勉强地两个人一起开始装袋了。我在现场到处监督着，命令道：“到10点捆装完毕！”监视兵大声喊着：“快快的！”为了装满40公斤一袋的300个袋子，到处像追赶猪狗似的撵着民工。10时30分捆装完毕，但是我听说还留有大约能装200袋份额的高粱，便命令道：“每袋追加到50公斤。”

为了让300个农民每袋增加10公斤，又把他们赶回梯田里。

“我的脚坏了，再追加，我干不了啦。”

“讨厌的家伙，全部给你吧，道声谢拿走好了！”我对一个露出脚肿的老头嘲骂着，令他继续装。

“还剩下不少，怎么办呢？”会计池谷为难地说道。

“烧掉！”我轻蔑地叫道。

“都烧掉吗？”池谷像是不满意地说道。

“让村民吃了增加抗日力量吗？”我冷笑着说。

“是，明白了。”池谷又是满面通红，呆板地回答。

“让部队的人工把马料尽可能都拿走，剩下的烧光。”我说完后就返回村内的本部，向小野大佐报告了“搬运队”的情况，商谈了从明天开始的行动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从这个村子出发的部队往北方前进，把从南窖村发起侵略行动的北村中队也置于指挥之下。此后约一个星期，侵略到西方百花山周围，把粮草集中烧光，房屋除

用作宿营的外也顺便烧光。为了暂时“补充粮草”，撤回驻地村庄休息三天。

撤回下庄村的第二天，为了视察下庄到张坊镇之间修建封锁沟的进展情况，我动身到作业现场。挖封锁沟是为了阻断同八路军地区的物资交流，和防止同八路军有关系的人进入日军驻区。这是一种离间军民的工作，封锁沟的大小是上宽5米、深4米、底宽3米。这个壕沟的建设，由于这一次“侵略作战”使得八路军的武力远远后退，就想利用这个机会一举完成。

下庄到张坊镇之间约13公里，因为也有相当多的岩盘地带，便征集了房山县、涿县、固安县大约6万名居民，每两公里修建一个监视用的望楼（可容纳5—8人），把沟内造成能纵射的电弧形状。这种封锁沟在全中国长12000公里，是日军用刺刀残酷地驱使中国人民的劳动力修建成的。这个工程劳动量的庞大和人民负担的沉重真是难以形容。我走到名刹西城寺南方约三公里的修筑现场，惊奇地看到，农民正用木铤挖掘坚固的粘土层。我就问那里的牧田中队长：“用这个也能挖沟吗？”牧田指着大约磨损了一半的铁铤回答说：“用这种铤挖，木铤主要是拨土，可是软土用木铤也能挖。”我问道：“没有别的家伙了吗？”牧田一边苦笑一边回答道：“农具或是烧了，或是坏了，再没有补充的东西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铁类很难到手。现在农民困难是因为家畜减少，农耕的畜力和肥料困难，再加上农具不足的问题。让新民会<sup>①</sup>到城里铁匠铺去调查，结果说是不能制造新产品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汉奸组织的群众团体。——译者

“作战也就剩下10天左右了。在这个时间内能够完成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预计大致能够完成。壕沟的作业与其让日军吵吵嚷嚷地乱指挥，还不如交给他们能够干好。日前因为沟挖得深了，让他们用土筐往上抬土。他们的计划是‘挖两层’（层层往上运土），效果好，而且也不要材料。这个打算很好。土木工程工人的作业的确不错。”牧田佩服似的说。

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约有100人左右的群众集合在大田里坐了下来。有被太阳晒成红铜色的满脸是皱纹的老人，也有苍白消瘦的十四五岁的少年。大部分人光着脚，在没有血色的脸上只是眼睛闪闪有光。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，他们有的啃着黑烧饼，有的咬着生葱和咸萝卜，也有的把头深深垂在两腿之间不吃饭，但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，常常是用小声互相交谈着，点点头。

“这个时候的民工很安静呀。”我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问不吃饭的农民：

“为什么不吃饭？”

“没有吃的。”答道。

“从县公署没有领到来挖沟的粮食吗？”我接着问。

“给留下的孩子吃还不够。”农民说着扭过脸去。

“不吃饭能挖沟吗？”我又问道。

“除了挖沟没有别的办法。”农民把愤怒所激发的满口唾沫呸的唾到地上。我大吃一惊，沉默地瞪着他。农民用两臂抱膝，面向天空。

我回到下庄，听下庄队长林少尉报告说：“自从部队进攻八路地区以后，八路工作人员反而潜入占领区，使之成为安全地带，特别是利用‘日军警备队’附近的村落。”我

想：“这是巧妙的作战方法。如果钻到心腹地区，对日军的行动就会了如指掌。好，那就把他们抓起来。”我随即向大队长报告：“林少尉的报告，我认为是八路军的巧妙作战方法。中队的兵力也休养两天了，明天就去破坏五家村的地下组织吧。”

“好，那就好好干吧。”小野说得轻松，我赶快叫来山村中尉，命令准备破坏下庄东北约五公里的五家村的组织。

第二天黎明，我指挥一个步兵中队、机关枪队以及山炮队包围了五家村。五家村是西面背山、南面能长时间向阳的约百户人家的村落。我在村子的西南方配置了山炮，在它侧面高地上布置了机关枪，北方道路的纵射方面有机关枪，东方有两挺机关枪，在机关枪的空当各自摆放着步枪、轻机枪，准备不让一个人逃出去。我又把山村中队分成三组，准备破坏村里的组织。

山村中尉带着一部分部队，敲打村西头的一家大门。家里人问着“什么事”，穿上裤子，披上上衣，开了门。他刚一站到门口，刺刀就对准他的胸脯。“到外边去！”他被拉了出来。“走！”在微明中他被带出了村外，便被我们的刺刀包围起来。

“村长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岁数？村民的评价怎么样？”我们简单地询问之后，命令他带我们到村长家里。村民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事情，但是知道是不能拒绝的问题，就磨磨蹭蹭地领到村长家里。

村长也急忙起来，刚在门口一露头就被刺刀包围了。“什么事呀？”村长带着疑问一起去了村公所。我们没收了户口调查簿以后就命令村长道：“根据这个调查簿调查村民，不管是病人还是什么人，安排好，30分钟后全体在庙前



广场集合。”村长遵照命令，让村公所的文书、炊事员和给我们带路的人传达给村民。

山村中尉又拉着村长走进村南头的庙里，对恐惧不安的村长威胁道：“我们得到你的村里潜入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可靠报告。你如果把八路军工作人员和不是这里的村民全部报告，我们就不让你对八路工作人员进入村内负责。但是我们考虑到，村长报告后如果让村民知道，处境就会有困难，所以让你从观察孔里看着，前面走着的人不是村民的时候，就秘密通知这个军官。在别的地方也同样进行调查。如果你说谎，连同家属全部枪毙。要好好想想，不要报告错了。”他说完，交给安达少尉一面白色的小旗，命令少尉监视村长，就出了庙门，走向南面的广场。

在广场，站着一个人拿着太阳旗的日本兵。从村里赶出来的人们，被几名日本兵一边喊骂一边推推搡搡、连踢带打地撵到拿旗子的地方。这些人的身影在朝霞中显露出来，可以看到，有抱着孙子的老人，拉着孩子手的母亲，背着病人的妇女，挽着胳膊、眼珠闪闪发亮、拖着沉重步子走着的50岁前后的男人，也有为寻找父母而哭叫的孩子。这些人都在日本兵的吆喝声中被赶来了。

不久，山村看到村民集合完毕，就命令早已准备好的三组调查队开始检查村内。家里当然不用说，直到堆放农具的小屋、猪圈，凡是能够藏人的地方，各个角落都搜查到了。调查队推倒了水缸，把柜子弄得乱糟糟的，打破了顶棚，抢劫了珍贵物品，把重病不能动的人拉到泥地的屋子里殴打，把能动的留下的人抓起来集中在村西头大田里。这种破坏行动搞了两个多小时。

接着，山村把暴露在早晨的寒冷和不安中三个多小时的

村民组成一列纵队，走向村长观察所在的庙东侧，只要在内侧的安达少尉的白旗左右摇动，通过前面的人就被拉了出来。

大约一小时半后，拘捕了三个人，在村子检查时逮捕了两人，共计五人，绑了起来，拉回下庄进行拷问。但是，在村里抓到的两人说道：“因为生病，就睡着了。知道日本兵来了，但是害怕，就藏了起来。”另外三个人说：“是行商来到五家村的。”不论怎样拷打，再也没有问到比这更多的东西了，实在令人生气，便命令作为劳工的需要人员处理了。

粮草补充和配备完了的部队，在第二天凌晨2点从下庄出发，采取和第一次相反的路线，抢夺和烧掉房山西北部的山间村落。进入百花山东侧后，倒转过来，在11月7日黎明，从北方攻击拒马河上游的十渡村。

在村落北方三公里的地点，受到小股八路军的伏击，部队突然陷入混乱状态。依靠我方人数多，好容易做好交战的一切准备。两小时后，八路军转移。我们用一小队步兵和机关枪确保西方高地后便侵入十渡村内，打破顶棚，拆毁火炕，敲破缸底，翻乱柜子，拼命寻找武器和粮草。但是，因为完全是按“空室清野”原则做的，没有能找到一样东西。

### 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我回国后暂时在家乡群马县立安中高中学校任事务员，因肺结核病发作，住进国立医院八个月，出院后复归家中从事本业——务农。此后开始养鸡，直到如今。今年74岁，苦于腰痛，有冠心病症状，脱离体力劳动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到现在想起来，像那种战争绝不能反复进行第二次了。我只有这么一句话。

（野间荣作 口述）